

第一章 寡婦的宅第

或許我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老得過時了，我會說、能說的話已經說完了，再也找不到忠實的聽眾。也或許，我就是厭倦聽到別人挑剔我的故事吧！他們那種雞蛋裡挑骨頭的作法，就好像一個中學生在生物課上解剖一隻被麻醉的青蛙，研究牠為什麼能活著，但最後卻讓這可憐的小生物一命嗚呼。不論是什麼原因，我發現聖誕節一年年的過去，但聖誕寶盒的故事卻愈來愈少被人提起。我覺得大家都需要知道這個故事，所以決定把它記錄下來。後代子孫可以自行評判這個故事的好壞，不過我嘛，我相信這是個好故事，畢竟它是我的故事。

我有一些朋友很浪漫，特別是相信世界上有聖誕老人的那種，他們認為聖誕寶盒是很久很久以前，由聖尼古拉主教親手用第一棵聖誕樹的樹幹做成的。有人則相信這個雕刻精細、磨得發亮的盒子，是用當年耶穌為世人犧牲時，被釘的十字架做成的。但我的妻子凱莉，卻認為這個盒子的魔力和它本身的材質無關。它神奇的力量來自於盒中的物品，那些隱藏在冬青葉狀的銅質絞鍊，和銀質盒扣下方的東西。無論它的魔力來自何處，我最珍惜的卻只是那只空盒，以及我和它邂逅的那個聖誕節。這是段美麗的回憶。



鹽湖谷東側白雪皚皚的瓦沙契山區，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。在我十四歲生日的前兩個月，我父親失業了。為了找到新工作，我們賣了房子，移居到氣候溫和，較為繁榮的南加州。溫暖的南加州令我非常失望，但我也漸漸能夠和當地量販店一樣，以「虔誠」的心情迎接綠意盎然的聖誕節。我曾經在學校的音樂劇裡擔任主角，除了這短暫的光榮時刻外，我的青少年生活平淡無奇，不足為外人道。高中畢業後，我到社區大學修讀商業課程，也學會一些處世之道。我認識一位主修設計的女學生，她有棕色的眼睛，名叫凱莉。我追求她，和她結婚，婚後不到一年三個月，我們生了一個三千兩百公克重的小女孩。我們叫她潔娜。

凱莉和我向來不喜歡大都市的擁擠喧囂，所以在畢業的前幾個星期，我們聽說在我的故鄉有做生意的機會，於是我們毫不遲疑，決定回到空氣清新、雪景迷人的故鄉。我們把少得可憐的積蓄全押在這個新事業上，一開始利潤還不錯，但稱不上豐厚，於是我們學會了克勤克儉。在財務方面，凱莉愈來愈精於以少賺多，因此我們很少感受到物質上的匱乏，不過居住的環境除外。我們一家三口擠在一廳一房的狹小公寓裡，空間非常不足。受限於經濟狀況，我們的寶寶已經快滿四歲了，還在睡嬰兒床。這張床還勉強塞在臥室內，和我們緊靠牆壁的大床距離不到兩公分。廚房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，潔娜的玩具箱和凱莉的縫紉箱，還有塞滿罐頭的硬紙箱，把廚房擠得凌亂不堪。我會開凱莉的玩笑，說她不用離開座位，就能同時縫衣服和做晚餐。這個房子擁擠的老話題，終於在聖誕節的前七個星期被炒到最高點。當時我們的心情還蠻激動的。在我們的小公寓裡，擺著荷包蛋、吐司和柳橙汁的早餐桌上，聖誕寶盒的故事就要開始了。

「你看這個。」凱莉拿了一個廣告給我看，上面寫著：

住在林蔭大道區的年長女性屋主，尋求一對夫妻同住，需負責三餐，料理簡單的家務和整理庭院。提供私人住房。假日可休息。小孩／嬰兒不拒。電話：445-3989。帕爾金太太。

看完這則廣告，我抬頭看看凱莉。

她問：「你覺得怎樣？這房子在林蔭大道區，所以一定很大。離雜貨店又近，對我來說不會太麻煩。多幫一個人煮飯洗衣有什麼關係？」她自問自答，還張嘴咬了一口我的吐司，然後補上一句：「反正你晚上也不常在家。」

我靠在椅背上，陷入沉思。

「聽起來還不錯，可是你絕對不知道將來會不會遇到什麼怪事。像我弟弟馬克以前住在一位老先生的地下室裡，他經常在三更半夜被老先生罵他太太的聲音吵醒，但其實他太太早就死了二十多年了！我弟弟嚇死了，最後逃之夭夭。」我語帶保留的說。

凱莉一臉狐疑。

我說：「不過，廣告上是說有私人住房。」

「不管怎樣，只要冬天一到，這間房子就冷颼颼的，到時候暖氣費會很貴，我不知道這些錢要從哪裡來。如果搬過去，我們還有機會存一點錢。」凱莉分析著。

在這樣的邏輯上爭論實在沒什麼意思，而且我也不在乎。不過我和凱莉一樣，只要能脫離現在這間又擠又冷的房子，我是很樂意接受任何改變的。過沒多久，凱莉就打電話去問那間住屋是否還空著，一聽到肯定的答案，馬上便和屋主約了當晚碰面。我那天提早下班，依照凱莉從一位先生那裡得來的路線指示，我們一路經過燈火通明的商業區，來到綠樹成蔭的街道，再沿著街道向上，抵達山丘上的林蔭大道區。

帕爾金家富麗堂皇，是一幢用紅色磚瓦搭建成的維多利亞式建築，外牆裝飾著乳白色和紫紅色相間的華麗木條，屋頂則是深綠色的。房子的西側有個圓弧形的廣角窗，支撐著二樓俯瞰前院的陽臺。這座陽臺和入口的門廊一樣，從房子的外圍延伸出去，底下用裝飾華麗的橫梁和刻著金色葉子簷壁支撐著。木造的房子才剛粉刷過，木質維持得很好。一根磚砌的煙囪和熟鐵打造的尖塔矗立在屋頂的上方，房子的底部則是以錯綜花俏的格子做裝飾，精緻的圖案在修剪整齊的常綠灌木叢間若隱若現。鋪滿鵝卵石的車道隨著山坡蜿蜒向上，繞過黑色的大理石噴泉，直達房子的正前方。噴泉裡的水都結冰了，周圍的矮牆也覆蓋著白雪。

我把車子停在門口的階梯附近，我們穿過門廊，來到雙推式的大門前面。大門雕刻得十分美麗，上面還嵌了刻有精緻花卉的玻璃片。我伸手按門鈴，一個男人出來應門。

「你好，你們是伊凡斯夫婦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我說。

「瑪麗安已經在等你們了，快請進。」

我們穿過玄關，經過另一扇氣派華麗的雙推門，來到用大理石打造的前廳。我發現老房子都有一股獨特的氣味，雖然往往不太好聞，這棟房子也不例外，它的氣味融合了肉桂和煤油的香氣，還不算太難聞。我們沿著一條寬敞的走廊向前走，兩邊霧面的牆壁上點綴

著老式的煤油燈，現在都接上了燈泡和電源，光影讓整條走廊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氛。

「瑪麗安在後面的小客廳裡。」男人說。

小客廳在走廊的盡頭，門框是用精緻的櫻桃木做成的。我們走進客廳，一位迷人的銀髮女士向我們打招呼。她站在一張大理石鋪面的玫瑰木圓桌後方，她的服裝就和四周洛可可風格的裝潢一樣，十分精巧華麗。

女士熱情的說：「你們好。我是瑪麗安·帕爾金，歡迎你們過來。請坐吧！」我們在桌邊坐下，目光被這氣派華麗的客廳深深吸引。

「要喝點薄荷茶嗎？」瑪麗安的面前擺放著一組刻有浮雕的銀茶具，茶壺是梨形的，上面有精緻的羽毛花紋。壺嘴優美的弧線就像一隻鶴的脖子，壺口則像鳥喙一樣。

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我說。

「我想來一點。」凱莉說。

瑪麗安給凱莉一個杯子，替她把茶斟滿。凱莉向她道謝。

「你們從城裡來的嗎？」瑪麗安問。

我說：「我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，不過我們最近才從加州搬回來。」

瑪麗安說：「我丈夫也是加州人，他生在聖塔羅莎。不過他現在已經不在了，他大約在十四年前過世。」她仔細端詳我們，似乎想從我們的眼神中找到一種故人的熟悉感。

「請節哀。」凱莉禮貌的說。

「沒關係，十四年的時間不算短，我已經很習慣自己一個人了。」瑪麗安放下茶杯，在長毛絨的高背椅上坐直。

她說：「在開始面談之前，我想先談談工作內容。有些事情我是相當堅持的，我需要有人幫我準備正餐。你有家人，我想你應該會煮飯吧？」凱莉點點頭。

「我不吃早餐，但我希望能在十一點吃早午餐，晚上六點吃晚餐。衣服一個禮拜要洗兩次，最好是在星期二和星期五。床單至少一個禮拜要洗一次。你隨時都可以用洗衣機洗你們自己的衣物。」

瑪麗安轉頭看著我，繼續說：「至於戶外的部分，每個禮拜都要割一次草，除非下雪，但是下雪的時候，走道、車道和後面的門廊要鏟雪和灑鹽。其他景觀和房屋的修護方面，我會請人來做，你們不用費心。這棟房子的東廂房都讓給你們住，我會負責所有暖氣、電費和其他的家庭開銷，你們只需要把我剛才說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如果你們同意這樣的安排，我們就可以繼續往下談。」

我和凱莉都點頭同意。

「太好了。如果你們不介意，我想問幾個問題。」

「不會，我們不會介意的。」凱莉說。

「那我們就開始吧！」她戴上一副銀框的雙焦眼鏡，從桌上拿起一張手寫的單子，開始「訊問」我們。

「你們當中有人抽菸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凱莉說。

「很好，在屋裡不准抽菸，那會讓窗簾沾滿菸味。有酗酒嗎？」她的眼光瞥向我。

「沒有。」我回答。

「有沒有小孩？」

「有，有一個，她快滿四歲了。」凱莉說。

「太好了。屋裡的每個地方她都可以去，除了這間小客廳以外，因為我會擔心我的瓷器。」她邊說邊露出溫暖的笑容。這時，我看到她身後有一個五層的黑色胡桃木架，每一層都擺放了一個小瓷像。瑪麗安繼續說：「你們會把音樂放得很大聲嗎？」她又看向我。

「不會。」我謹慎的回答她。我覺得這句話比較像是一個警告，而不是是否適合同住的條件。

「你們現在在做什麼？」

「我學商的，最近剛從大學畢業。我們搬回鹽湖城，是想經營禮服出租的事業。」

「是晚宴用的禮服嗎？」她問。

「對。」我說。

她思考了一下，點點頭表示同意。

「接下來是推薦人。有人能為你們擔保嗎？」她隔著雙焦眼鏡，抬頭看著我。

凱莉說：「有，您可以和這些人聯絡。」她拿出一張字跡潦草的單子，上面寫著我們以前房東和僱主的名字。瑪麗安仔細的瀏覽了一下，然後把單子放在旁邊的小桌上，她抬起頭微微一笑，對我們充分的準備似乎很滿意。

「很好，如果名單上的人對你們都很滿意，我想我們可以試試看。我們先試一個半月，之後再決定雙方是否適合住在一起，這樣好嗎？」

「沒問題，女士。」我回答。

「你們叫我瑪麗就好了。我的名字是瑪麗安，但朋友都叫我瑪麗。」

「謝謝你，瑪麗。」

「我想說的都說完了，你們還有沒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我們想看看住的地方。」凱莉說。

「沒問題。房間在東廂的樓上，史提夫會帶你們上去。房門都沒有鎖，你們看了之後應該會覺得裡面裝潢的很典雅。」

我問：「我們有一些自己的家具。是否有額外的空間可以讓我們擺放？」

「樓上的走廊走到底，就是閣樓的入口，你們的東西可以就近放在那裡。」

我從銀製的托盤上拿了一片餅乾，問：「剛剛開門的是您的兒子嗎？」

她啜了一口茶後說：「不是，我沒有孩子。史提夫是住在對面的一個老朋友，我請他來幫忙照顧這棟房子。」她若有所思的停下來，又喝了一口茶，換了個話題，問：「你們準備什麼時候搬進來？」

「我們必須在搬家前兩個禮拜通知房東，但是我們隨時可以搬進來。」我說。

「太好了。有人能和我在這棟房子裡過節，真好。」